

## 甜梦入秋

□天马

“甜梦”花开的时候，是在重阳节那天。妻跑进卧室，惊喜地喊我：“快起来看花，甜梦开了。”我睡眼惺忪，这一声喊，让我有点“愠怒”：“它这时开什么花呀？真是会挑时候。”

秋说来就来，秋色渐深，晨凉初透。眼前，两三朵杏粉色的花朵在风中轻微摇动，开得并不热烈，却也耀眼。“甜梦”的旁边，爬墙的三角梅还是一如既往的艳丽，长寿花也顶出了新的花蕾。

很多年来，我从不把这些花儿当作秋天的信物，除了银杏。这叫“甜梦”的，我曾和妻讨论过，本属于月季系列的它，为啥有一个如此甜腻俗气的名字？难道仅仅是博得人的欢喜？妻说：“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预言。”

妻的说法自然不算解释，当然我不需要答案。她爱种花，搬新家后，对花花草草更是兴趣盎然。周末，我在家发呆时，她会把我拽到楼顶去参观她的作品，兴致飞扬地给我介绍：这是蔷薇，这是月季，这是多肉，这是凌霄……

每个人的爱好自然不同。我喜欢常青植物，不喜欢花花草草。读《红楼梦》时，独爱林黛玉那一株绛珠仙草，如

空谷幽兰。面对众多花儿，就有些熟视无睹了。在我眼里，花儿盛开的时候，那是生命的鼎盛时期，剩余的都是倒计时。绿色常青植物扎根大地和泥土，低调而沉稳，平凡而长久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喜欢被圈养的花儿。原本属于大自然的精灵，被人为局限在狭小的空间，它们能否感受到自由和快乐？哪怕开在深山峡谷，一生都不被看见又如何呢？

妻不愿意和我争论，周末时间一如既往地到各大花卉市场抱回众多根根苗苗。我下班回家，上楼去仰望星空，看到曾经的一块空地，已经被各种花草所占据。

我得承认，妻是有些艺术细胞的。植物高低错落，疏密有致，有假山流水的动静之美，有桃红梨白的色彩之美，有冬梅秋菊的品格之美。更妙的是，各种花朵不慢不疾，次第开放，更绽放出时光之美、四季轮回之美。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却时常在妻的“花园”里逛逛。

妻的工作十分繁重，工作压力丝毫不比我少。但每天清晨，她总雷打不动地伺候花花草草，有时浇水，有时施肥，有时把水喷洒在叶片上，有时撑开叶片浇到根部。有些花让它们享受饕餮盛

宴，有些花却让它们浅尝辄止。我知道，妻定然研究了它们的禀赋，然后一一对症施策。

大多数的花儿没有辜负妻，但“甜梦”在这个夏天差点香消玉殒。今年夏天气温高得离谱，妻特别用心呵护，但还是阻挡不住一些花草枯萎，其中“甜梦”显得尤为惊心动魄。我劝她要顺其自然，她不紧不慢地回我：“顺其自然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”我不再说话，妻思维缜密，在辩论上我不是对手。

任由她折腾吧。如果能折腾出一番名堂自然不错，没有结果也能心安。一个人能如此笃定，管它风吹雨打仍初衷不变，这样的坚定也算十分难得。

也许是秋风秋雨来得及时，“甜梦”出乎意料地缓活过来。在重阳节，一夜风雨后，竟把惊喜送来。我们默默无语。妻先开了口：“你不觉得吗？养花就是养心。你在养花，花也在养你。绿能静舍，也能净怀。”

我没回应。但我知道自己的心已重归平和与宁静。妻子培植的花园，无疑像一篇充满哲理的寓言。在秋雨呢喃中，我嗅到“甜梦”的气息，在细雨中很香很甜。

## 留守的我们

□边凌霄

孩子渐行渐远，蓦然发现我也成了留守一员。

是的，我们将来要面对更多困难，但我觉得，把余生托付给孩子，这本身对孩子来说就不公平。于孩子，于自己，也不现实。我们已经养成了周末视频的习惯，不曾觉得彼此远离。所以，多年来，尽管留守，但我并没感觉孤独。

养孩子的目的，是为了爱他，帮助他做更好的自己，不一定是为了把他们留在身边陪伴和孝顺自己。那些被推下悬崖的雏鹰，那些被赶出家门的幼兽，哪个不是在母爱中长大的？动物都懂得让孩子从小去经历风雨和遵从生存法则，更何况人类？

儿子本科快毕业时，我本能地建议他回成都工作。去意已决的他，被我说得颇不耐烦，那次在饭桌上放下筷子，提高了分贝：“那我回来工作嘛，天天陪你，你觉得如何？”自此，我再也没有要把孩子留在身边陪伴彼此的想法，而是希望他去想去的任何地方，找到能成就幸福生活的天涯海角。

虽然，我也和其他妈妈一样，深深地爱着孩子，想每天能看到他，想亲手做他爱吃的饭菜，想每天听到他亲热地叫我一声“妈”，但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和决定他的未来？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清晰目标的奋斗着的青年，他应该有和他般配的美好前程和属于他的幸福生活。他也应该像我们当初一样，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孩子。

是的，他一开始是我的儿子，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有割舍不掉的母子情。但终究，他只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，他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我的私有财产。我们应该有清晰的界限感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我应该有他离开后好好生活的勇气和能力，应该找到适合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的事情。我应该拥有充实的每一天，还要锻炼好身体，让自己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而他，更应该拥有属于他的爱人和孩子，有属于他们的幸福小家庭，有更广阔的天地和走遍世界的的能力。

自从转变观念后，我开始变得明智和理性，也更加支持儿子的各种“天马行空不可理喻”的想法。不管他想去哪里，我都毫无条件地支持，并在他身后好好加倍地爱自己，让他安心闯荡。我现在更能深刻理解所谓母子连心：它不仅是母子之间那种互相牵挂的关系，更应该成为互相理解、尊重、信任、包容和成全。

岁月终将让做父母的我们越来越老。有一天，我们会满脸皱纹、白发苍苍，会老态龙钟、记忆减退，会步履蹒跚、目光呆滞。甚至，我们还可能患上阿尔兹海默症，忘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会陆续离开这个来过就不曾后悔的世界。但我们能且必须做到的，就是夫妻之间相濡以沫，更加迁就忍让和体贴对方，共同面对和携手迎接随之而来的衰老，把对孩子的祝福和爱深深地藏在心底。

## 角色互换“小跟班”

□廖兴友

忆返采风事，弟子紧随身。兴友为伴，四处访山民。白日农家拾轶，夜晚拟声载语，汗水透衣巾。功课每天做，日记辨聪根。洗衣裳，显情义，意尤真。童男少女，回转途上更相亲。头顶霏霏细雨，脚踩泥泞滑路，挽裤笑颜奔。一路云烟扫，甘苦共同分。

这是35年前，我的老师陈家训填的《水调歌头·采风路事寄兴友》，清晰记录了他和他的“小跟班”那段美好难忘的岁月。之所以说我是他的“小跟班”，是因为平日里，到食堂打饭、到厕所“轻松”，我们都形影不离，我总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。

那时，陈家训是成都市青白江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的负责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自幼喜欢文学的我骑着自行车，提着单卡录音机，跟着他上云顶、下清泉，每个乡镇挨个跑。我们找到当地肚子里藏着很多民间故事的老人，把他们讲的故事一一录下来，再把其中的精彩部分整理、记录在300字格的稿签纸

上，编印成民间文学报纸，分发到各乡镇文化站。

那时，陈家训一边带着我这个“小跟班”上山下乡搜集民间文学，一边写古诗词抒情言物。在乡下采风，我们同吃同住，回到区里，我们也同住一张床。他知道我文化“底子薄”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就拿出《说文解字》和古典诗词书籍，掏心掏肺地为我讲解。1988年，我的散文处女作《红枫叶上的露珠》，在他的推荐下变成铅字，发表在当地一家报纸上，为我照亮了写作之路。

陈家训身体不好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到我的家乡采风，当晚住在我家，不料因为中暑发烧。我母亲一边用老生姜熬红糖水给他喝，一边给他刮痧，再用厚被子捂着让他出了一身冷汗。第二天，他就生龙活虎恢复原样了。从此，他一直很尊敬地称呼我母亲为精明能干的“老嫂子”。此后，每到我家，他都会给我母亲带些城里的糖果，给我父亲

提上两瓶白酒。

民间文学采风工作结束后，陈家训病退在家，大多时间看书写作，或外出散步喝茶，和外界很少交往。我偶尔到城区办事，就事先给他打电话，约他吃午饭或晚饭。他会像孩子一样，在家听话地等着我把事情办完，然后一起见面。而这个时候，我怕他摔倒，每次都会把“老来返童”、走路颤巍巍的他扶着或者牵着。这时的他咧着嘴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兴友，你小的时候，跟我满山跑。现在，我经常盼着你来城里，感觉我们师徒来了个角色转换。我现在成你的‘小跟班’咯！”

今年8月21日，陈家训在简陋的寓所病逝。他留下了上百首从未发表过的古诗词，以及1988年出版的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成都市青白江区卷》。这本20多万字的书，抢救性地整理了流传于青白江区一带数百个(首)弥足珍贵的民间故事、歌谣、谚语，成为当地民间文艺的重要文献。

## 故乡的路

□蔡晓明

我的故乡在凉山州盐源县一个叫羊房沟的小村落，那里四面环山，海拔3000多米，雅砻江在脚下咆哮而过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故乡的路都是狩猎路、手爬路、马帮路等，崎岖艰险，坎坷遥远。

“出门靠双脚，爬山似登天。”大山大河阻隔了世居山里的人们，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这并不夸张。“出门难、看病难、上学难”，困扰着山里人。过去，有的老人一生从未见过汽车，一个简单的“鸡窝寨”就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，生产队里完成了小学、初中学业，顺利考上中专的仅有两人，好像是山村里飞出了金凤凰一样，全区都传遍了。

读初中，那得要区里上学，往返要4天时间。要是上县城，路途就更困难。直到初三毕业参加中考那年，我才第一次到县城，也是第一次尝到了馒头和包子的味道。毕业后，我们又回到家乡，成为小学教师。学校设在公社，往返也要两天的路程。

读书和教书那会儿，感触最深的就是望路兴叹。

山区里的学校实行的是大星期制，上10天课休息4天。我念小学时，有一次过一段悬崖，右脚不慎跌入木桥缝里被卡住，差点儿丢了小命。上初中就更难了，一学期只能回一两趟家，来去都是两头黑。寒暑假，走在河边，塌方、飞

石等险情随时可能遇见。

长路漫漫，满身泥灰，狼狈不堪。多少次仰望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山鸟，我多想长出一双翅膀，飞过山顶，跃过江岸，一跃到家。

去年4月，又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，闻到泥土的芳香。脚踏红土，重走曾经走过的路，感慨良多。如今的洼里，水路陆路皆通达，天堑变通途。家乡的人民住上了好房子，过上了好日子，养成了好习惯，形成了好风气。

未来5年，凉山将建成10条高速公路，实现“县县通高速”，“蜀道之难于上青天”的感慨，已一去不复返。走在家乡的路上，人们正阔步前行。

### 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发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fukan@qq.com